

育音堂凯旋路店运营17年当中，举办了上千场演出，其中有不少是定期开放麦表演和小乐队的拼盘演出。低廉的票价，一方面降低了观众走进live house，感受现场音乐的成本；另一方面也让初创乐队有机会可以登台表演，积累宝贵的演出经验。

2017年前后上大学时，Pale Air的几位成员都到过育音堂看演出。后来，他们在校园里组建了自己的乐队。贝斯手李清扬和主唱章江南，都做过复旦大学乐手联盟社长。他们通过复旦前辈们的介绍，认识了张海生。

2018年底，Pale Air第一次走出校园，首演放在了“小白楼”。具体的场景他们已经不太记得，只觉得舞台很小，但因为太紧张，哪怕舞台和观众很近，也几乎没有多余的精力去顾及观众。

上海很多本土乐队对“小白楼”都有一种特殊的情结：它给了他们第一次站上舞台的机会，第一群聆听的观众。当然这一点对于外地乐队也不陌生，“小白楼”往往是他们和上海乐迷见面的第一站。

育音堂“小白楼”除了在上海这座巨大城市当中长期扶持新乐队，给新人难得的演出空间，其本身也已经成为一处无法忽视的文化地标，以及城市包容多元的写照。

在费强看来，这种包容性不仅意味着不同风格的乐队可以到育音堂演出，也体现在更多类型的音乐人都在此表演。“民谣歌手，传统意义上的艺人，都曾经在育音堂演出。”

采访中张海生透露，差不多从2015年到2019年，来到“小白楼”演出的海外乐队非常多，站在台下看的外国人同样很多，有时能占到一半。



扫码观看
精彩视频

在这一时期，有国外航空公司要拍摄有关上海的旅游宣传片，会来到育音堂取材。“他们想要告诉外国游客，如果你是独立音乐爱好者，你去了上海，应该去育音堂看看。”

位于天山公园角落的这家外表看上去不起眼的演出场地，早已突破了物理空间上“场地”的概念。它是许多人喜欢上海的理由。

上海摇滚，永远坚持

回想育音堂“小白楼”的17年，张海生觉得这是一个“从无到有”的过程：上海的小型音乐场地从无到有，上海的独立音乐文化从萌芽到发展壮大。

费强认为，2001年ARK开业，以及更早之前，属于上海独立音乐文

化的1.0时代，而伴随着2005年育音堂成立，以及同时期一些live house的落地，这一文化圈层进入到2.0时代，即开始有了一些纯粹的演出场地。

在查礼谭的观察中，2010年左右是一个分界点。在那以前的乐迷，到live house看演出，往往都是有一些纯粹的爱好的。他们有知识储备，也有自己钟意的乐队。随着2010年MAO live house以及2012年浅水湾文化艺术中心落成，费强眼中的3.0时期到来：更大规模的场地，容纳更多海外乐队有机会来到上海演出。“独立音乐”的概念被越来越多使用，而过去人们更愿意称之为“地下摇滚”。

至于当下的情况，让费强这个“老法师”也觉得难以预测。“2019年前后，我们业界觉得市场非常明晰。一支乐队要来上海演出，我们根据他的定位和需求，就能找到最合适的场地。但是现在不一样了，‘00后’逐渐成为观演主力，他们的喜好和品味，让人很难完全把握。”

在查礼谭看来，近年来年轻乐队层出不穷，受众有所拓展，“这是一个内容转流量，乐迷文化向粉丝经济蜕变的时代。”

2001年12月9日，一些上海乐队来到刚刚开业不久的ARK联演。演出阵容为：戈多、水晶蝶、扩音器、顶楼的马戏团、Junkyard和特邀嘉宾日本摇滚乐队Beanbag，场面甚是热闹。

演出的组织者是费强。那一天，身穿一件红毛衣的费强在台上呐喊：

“上海的摇滚是永远会坚持下去的！”彼时上海的live house文化尚在萌芽，这句话像是预言。而在20多年后的现在，当人们和育音堂“小白楼”告别，这句话又有了完全不同的意味。■

下图：费强（左一后）、张海生（左二后）、查礼谭（右二后）在育音堂老店面前合照。

图片由受访者提供

